

聂老·回忆录

## 对手



## 马晓春

虽然我在1978年进国家队时，聂老指导了我大约一年，但我和聂老之间还不能说是师徒关系，应该说是师生关系更为合适。

我和聂老，由于我们之间很长时期的竞争关系，因此很难成为好朋友，而且我们之间也确实存在一些磕磕碰碰，但我们也曾经愉快地合作过。聂老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将来都是我的老师。

## 弟子



## 王煜辉

1997年底，我和刘世振、古力、刘熙四人一起行了拜师礼，签了拜师协议，正式进入师门，成为师傅所收的第二批徒弟。师傅正式签约的徒弟并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在我人生中，这一天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里程碑事件，也是我成为职业棋手以来，甚至是前21年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

## 我与聂老早年两三事

19日，聂卫平“棋圣”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隆重举行。

自从15日得知消息我考虑了一天半之后决定不去北京了，原因之一①我在两千里外过去有点折腾；②我这人不喜欢人多的场合，平时出席活动最怕就是被围观签名；③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说吧……

这几天，各路人都在录视频，好像在表达什么，又好像在完成任务。我这人不喜欢随大流，也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，既然没有媒体来采访我，那我就静下心来慢慢写几段小文，给自己的空间留下点痕迹吧！

我认识聂老是1974年在成都的全国围棋个人赛，当然那会儿应该是我知他而他不知我。那年个人赛的冠亚军分别是：陈祖德、曹志林和聂卫平，如今这三人都已驾鹤西去，让人唏嘘不已！要说跟聂老真正开始有交集应该是1975年，屈指数来有50年以上，下面我写几个至今不为人知的小故事作为纪念。

一

1975年，郑州搞了个邀请赛（应该是没有奖金的那种），结束之后几个单位留在郑州共同训练，我那个时候的资格应该是观摩学习，其间空闲时聂老指导我从让我四子开始升降，（忘记一盘还是两盘升降）由于我们都下得快，在郑州期间来来回回大概下了有几十甚至上百盘，最后离开的时候大概是停留在让三子这个份上，我那会儿的水平应该是四子基本能赢，三子输多胜少，

被顶尖高手指导上百盘，只要不是太蠢的材要想不进步都难……

正因为如此，一年后的1976年在去合肥的火车上，陈老（祖德）让我三子已经明显让不动，对于这件事陈老后来有说：这盘棋不但棋输了，速度也输了。

二

1978年全国个人赛在郑州举行，（那会儿河南有个领导热爱围棋，所以郑州隔三差五有活动）由于我当年代表浙江队参加团体赛并坐镇第一台，我就有资格参加个人赛了。经抽签我第一轮对“地主”刘小光，这是我们两个的第一盘正式比赛。比赛到一半时外面突然下起大雨温度骤降，我被冷得瑟瑟发抖，但抬头见对手满头大汗，正在对着棋盘苦苦思索，我忍不住“莞尔一笑”！

那时聂老已取代陈老连续两届全国冠军，当然围棋界的主旋律还是陈聂之争。根据当时的参赛人数，积分循环的第五轮必然要决出唯一的全胜，陈聂就火星撞地球相遇了！

那场关键一战聂老输给了陈老，按照正常进行，除非陈老阴谋翻船，不然聂老就无望蝉联冠军，因此聂老每天比赛早早收拾了别人但情绪并不高。

聂老有几个铁杆，我与他们走得最近的是徐荣新（七段）。他是1951年出生，大聂老一岁，弹得一手好琵琶，做饭也是一把好手，我后来会做饭有很大原因是看着他做我在旁边偷偷学

会的。我也有跟他学琵琶，但苦于那个东东实在是太难就放弃了，不过我后来爱上了按下就能响的钢琴，跟当年想学又没学会琵琶有很大的关系。

我跟徐荣新在后来也有工作交集，上世纪90年代中他退居二线去中信，后来做了一个子公司总经理又兼管围棋队，联赛开始中信公司邀请我做了几年教练，当时队里有罗洗河、刘星和彭荃等。

铺垫了半天言归正传，徐荣新和我等几人在自己比赛结束后就聚到聂老房间陪伴着他，徐还时不时去赛场巡视陈老的棋局通报形势，终于有一天他从赛场传来陈老要输了的好消息，于是一群人火速奔赴赛场，密切关注陈老的棋局（此处省略100字…）从此聂老开始精神抖擞，再次蝉联全国冠军。

三

大约在1979年春节期间，聂老邀请徐荣新、杨晋华（七段、现旅居新加坡）等几个好友去他在南池子飞龙桥53号的家里聚会（不知道此地现在是否已拆迁还是依然存在），我作为学生也受邀同行，酒过三巡后想着大冬天的晚上回去不方便，于是几个人就在他家的床上、沙发上，和衣歪七竖八的对付着睡下了。

北方平房的供暖普遍是家里每个房间一个炉子一根管道通外面，也许是几个人都还年轻没有什么生活经验，睡觉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。不料这个炉子半夜熄火了……当早晨

有人被冻醒的时候感觉头疼得厉害，于是就喊醒别人问是什么情况？顿时大家就感觉不对劲，也幸亏发现及时，这要是真发生点什么意外，那中国围棋的历史完全要改写了……

四

大约在2004年夏天左右，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他想近距离观看我跟聂老下一盘棋，对局用时等都要跟正式比赛完全一样，他个人出资五万块大洋。我说没问题，但要等到大闸蟹肥了的时候！

我跟聂老一说，他欣然答应，正好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郊区的某城堡做小经理，地点就确定在那里了。一行人前一天住下，第二天上午10点开始，每方用时三小时，有裁判有记录有棋钟，一切都跟正式比赛一样，唯一有区别的是没有记者。

我这朋友没想到这盘棋居然一直下到他读秒很久才结束，然后又复了半盘，根据复盘时间即可猜到胜负，待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已经快晚上7点了……

我早已吩咐吃饭的时候除了凉菜第一时间要先上大闸蟹，而且要公的！当聂老看见我亲自调的调料和半斤以上的大闸蟹时，把酒言欢一切都在笑谈中！

其实我的各路朋友私下组织过几次“聂马大战”，只是这一次是唯一只有朋友没有宣传的对局，想到从此世间再无“聂马双龙会”，伤感之情难以言表。

## “绝艺如师天下少，海量似尊世间无”

谨以此文，纪念我的恩师。

在师兄弟之中，我的成绩虽然算不上突出，但我比他们都幸福的一点是，在2001年开始，我有幸与师父同在贵州卫视职业围棋俱乐部里服役，共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，这七年里我与师父相处甚多，得到的教诲，听到师父的故事也最多，后来回首这段时光，真是无比幸福。在此和大家分享几件师父当年的趣事，供大家开怀一笑。

的细节就了解得比较清楚了，以至于师父在参加饭局时，都必须指定我来点菜才放心。再后来，师兄弟之间围绕师父所进行的大小聚会的组织工作，也就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任务。

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，还记得好像是2002年，师父在上海参加完一场比赛后晚上喝了一顿大酒，大约22点左右我送他回房间睡下，还提醒他第二天9点要出发去机场，师父答应得很清楚，基于对师父酒量的了解，我也没多说什么就回去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我从8点20分开始给师父房间打电话，一直无人接听，到了8点45分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叫来服务员好一通解释才打让他同意打开房门，一看师父合衣睡在床上，呼声大作。我连忙推醒师父，同时帮他收拾好行礼，在10分钟内下楼乘车去机场，一路紧赶慢赶，终于在登机口关闭之前办好了手续。等上了飞机之后，我发现自己的前胸后背都湿透了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也不敢给师父买12点以前的飞机票了。

师父年轻时酒量惊人，喝白酒最多一次曾豪饮四斤高度酒，被誉为围棋界的酒仙。但这次豪饮其实并不是师父最常提起的。据师父回忆，他觉得自己最值得一说的酒场战役，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全国比赛结束，选手们早上起床后纷纷在房间里收拾行李，准备出发前往火车站，正在这时，有一位年轻棋手拎着四瓶啤酒走进师父的宿舍，说是昨晚买的啤酒没喝完，一会出发前要去小卖部退瓶（“退瓶”这个概念，相信大多数成年人都能明白），他和朋友昨晚实在喝不下这四瓶酒，浪费了又可惜。于是在大家期待的眼神下，师父只得在极短的时间里，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把这四瓶啤酒一饮而尽，此后这位年轻棋手高高兴兴地去退回了两毛钱，而师父肚子里哐当着四瓶啤酒出发去火车站了。

师父是一个心胸开阔，不拘小节的人，心里面从不装事。在2001年到2008年间，因为经常和师父在一起出差比赛（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是主场客制，每周都要飞一次外地）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秘书工作，帮助师父安排机票、住宿、餐饮，陪他老人家出席各种活动，久而久之，对师父一些生活上

走出医院大门，我找了一个角落缩成一团大哭了一阵，由于之前和师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快乐的体验，这种悲怆的情感是从未有过的，故这一次缩在角落里的大哭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师父是一个超级乐天派的人，一般人摊上了这种事，精神上不崩溃就算是很坚强了，而师父则完全不以为然，依然泰然自若，犹如天神下凡一般。听主治医生说，在把病人推进手术室，开始做手术之前，麻醉师照例要和病人讲一些程序上的流程和注意事项，此时大多数病人都是紧张、仔细地听，生怕漏过什么。可是我敬爱的师父则全然不同，只见他还未等麻醉师讲完这个流程，就已经沉沉睡去，鼾声如雷了。仿佛即将上手术台接受生死考验的不是自己一样，这个状态直接把在场的所有医生惊呆了，后来说起这件事，医生们都说，只有三国演义里关羽长刮骨疗毒的故事，才能和师父此刻的状态相提并论呀。

师父的手术很成功，不过后续的化疗还是很消耗体力的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师父都不便出门，不过即便如此，师父依然牵挂着我们师兄弟，当我们需要师父的时候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。

2014年年初，师弟古力和韩国的李世石九段进行十番棋大战，首局就在北京举行，病体初愈的师父接受了主办方的邀请担任裁判长，而由于我是这次比赛的承办人，于是承担起了开车去家里接送师父的任务，那时候师父的精气神已经好了很多，坐在我的车上一路上谈笑风生，这时我的心情也无比舒畅起来，陪着师父有说有笑地抵达了赛场。

我记得这也是师父手术后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。后来，师父慢慢痊

愈了，我还陪着他去过一些地方参加比赛和各种围棋活动，重温了当年侍奉左右的温馨场景。

总体而言，自2012年后，和师父相处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，不过每年8月17日师父的生日，我们师兄弟还是尽量一聚，中间有几年受疫情影响，外地的师兄弟不易进京，聚会的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，殊为可惜。

自我拜入师门之后，曾经赶上过三次师父的整寿，2001年师父五十寿时（师父是1952年生，按照北方人过九不过十的习俗，故2001年过五十大寿），我请了一位画家赵俊生先生（当时和我们家住一个楼，是邻居）为师父画了一幅画，画的内容是棋圣对弈图，配的诗句是我自己根据杜牧著名的围棋诗“重送绝句”的前两句改编的——“绝艺如师天下少，海量似尊世间无”（原文是“绝艺如君天下少，闲人似我世间无”），记得当我把画装裱好送到师父家里的时候，师父原本很喜欢画的内容，但是看到这两行小字的时候愣了一下，然后指着这两句诗哈哈大笑，估计这时师父心里一定会想，这么好的画，怎么就被这两句文法平庸的诗给拉低了品位。然而念在我的一片心意，师父终究还是没舍得批评我的文学水平，还请我吃了一顿生鱼片作为奖励。

14日深夜，惊闻师父因病去世，内心的悲痛无以言表，谨以此文回忆30年来和师父之间的点点滴滴。愿师父的在天之灵，也能为我们这些弟子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，如果有来生，还希望能陪伴在师父身旁，聆听师父的教诲，同时也多尽一份弟子的孝心。

（因篇幅有限，本文略有删节）